

余姚两孝子万里寻亲记

兄弟同心，
终得父亲消息

1723年，弟运标考中进士，兄运槐得一子。兄弟俩且喜且悲，再次商量寻父事宜。他们用针刺臂，写下数百字的血书，再次去关帝庙占卜，仍得“生还”之兆。他们原想把家业交给两个姐姐，自行上路，但逢海水涨潮、农田被淹，他们不想让姐姐负担过重，就又等了一年。

次年冬天，两兄弟准备好行李。又次年春，弟弟运标也得一子，两人再无犹豫，在该子生下的第三天，不辞而别。

两年间，两人在江西、湖南和广西一带四处寻访，甚至走到了庐山和南昌间的荒凉之地，在狼嚎虎啸的山林中颠簸，每次碰到寺庙，都要停下来拜祭、问询，但依旧没有消息。

正好翁运标有个朋友邵宏杰也在永州逗留，看到翁氏兄弟面容黝黑、形销骨立，穿着草鞋、背着包裹准备上路，就劝他们说：“你们可能搞错了，我读过令尊的文章，他纯粹是个儒者，没有佛道的思想，仅仅为他留下几行跟古寺佛灯有关的诗文，就去庙里找他，恐怕是找错了方向。不如搭乘一条船，去他失踪的江面寻找。”

两兄弟觉得有道理，就做了一条船，在橈上题写“浙东余姚翁某兄弟寻父之舟”，往汀洲、渚岸、河塘找寻。半年后，船停在了江干白沙洲，两人正面江而泣时，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走了过来。

老人说：“我叫郑海还，你们兄弟如果想见到一位尚在人世的父亲，我不敢说，要不是的话，他就葬在这个岛上。”兄弟俩惊愕不已，忙追问详情。

郑海还说：“我有个弟弟叫郑海生，弟媳在1692年十一月初七（即翁父失踪后两天）生下一个孩子，海生跑去告诉她娘家人，不料渡江而溺，被江边苇草托起，方得生还。海生在芦苇丛中曾看到一具尸体。”海还回忆说，海生见到的人身穿丝绸，身体很瘦，肤色白皙，想这人一定是跟自己一样的受难者，就找了个地方，把他葬了。

其实当年，有人放榜寻亲时，郑海还就觉得像，准备去揭榜。结果村里有个老人说，布告是在找一个活人，你却来报一个死人，这怎么解释呢？郑海还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而当海生听说此事时，寻信之人已走远了。三十多年来，再没人提起此事。

郑海还告诉翁氏兄弟，如今海生已死，他也老了，听说两孝子万里寻父，怎能不把这事说出来呢？安葬翁父的日子正是海生孩子出生之日，不可能记错。

清末大收藏家顾文彬曾在《过云楼书画记》中说：“国初有两孝子皆万里寻亲，名闻天下，其一在康熙朝，自余姚至粤西者，翁孝子运槐运标也；其一在顺治朝，自吾吴至黔南者，黄孝子向坚也。”

黄孝子向坚的事迹在他自己写的《寻亲纪程》《滇还日记》与《万里寻亲图》中有记录，后人得以比较详细地了解；另一则余姚翁孝子寻亲，则仅限于少量记载，渐湮没无闻。

记者近日偶见清朝翁氏后人翁广平所撰《余姚两孝子万里寻亲记》一文，录其事甚详。清康熙间，翁氏两子自幼失亲，穷毕生之力万里寻父，于“悍仆、猛兽、惊涛、骇浪”间不改其诚，故事跌宕而富戏剧性。如今正倡导良好家风家训，重述乡邦先人孝行，或不无裨益。

A 行船途中，父亲突然不见

余姚两孝子寻亲，讲的是清初翁运槐（字陟山，号楫山）、翁运标（字晋公，号蓼野）兄弟不远万里寻找父亲的故事。

翁氏世居余姚，两兄弟的父亲翁瀛，是县里的秀才，性情恬淡。有一天，翁瀛的妻兄邬君要去粤西恭城（位于今广西东北部）做官。出发前，想把田地抵押给翁氏族人。结果族人嫌邬的土地贫瘠，不肯要，说要翁瀛的田才可以。翁瀛大方地跟邬交换了地契。1690—1691年间，余姚闹旱灾，族人没法种田，想把本钱和利息要回来。翁瀛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上粤西拿钱。

1692年十一月初五，船行至湖南永州祁阳县之新塘，晚上，翁瀛突然失踪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正好邬

君的儿子也在这条船上，赶紧上报官府。官府搜寻五日，不见踪影。

翁瀛的夫人邬氏得知讯息，急得昏了过去。醒过来后，她派了一位老仆人去粤西找人，不仅没找到，而且第二年，她兄弟也在任上去世了，其子带着老仆扶棺返乡。路过新塘的时候，再次放榜找人，把翁瀛名字、籍贯、相貌和失踪的日期都写在上面，依然没有消息。

邬氏遂去关帝庙占卜，谶词说“扁舟风雨泊江关，兄弟相看梦寐间。已分天涯成死别，谁知意外得生还”。卜了三次都是吉兆。

这年，翁瀛的大儿子运槐8岁、小儿子运标3岁。邬氏抱着小儿子问：他日，你能把父亲找回来吗？小儿点头。夫人感到很欣慰。

乡商贾，把他带回老家。他堂姐哭着说：“我知道你出去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，但是你忘了父母的话了吗？他们最大的心愿，就是你们兄弟能好好长大啊！如今你小小年纪就去冒险，让你父母这么想？”兄弟俩抱头痛哭，不敢再轻易外出了。

这时，翁父留下的家财耗尽，运槐一边去药店做工，一边供弟弟运标读书。运标书念得好，19岁时，得中府试第一名，补弟子员，乡人都称赞他。

又过三年，弟弟运标长到22岁，也带着一个仆人去楚地寻父。在去广西的路上途经四川，那仆人突然变脸，持刀向他扑来。运标一闪身，仆人坠崖而亡。运标只能一个人扛着行李，一路乞讨回来，备尝艰苦，仍无所获。

B 寻父不成，大儿供弟读书

过了三年，翁夫人抱憾而亡。弥留之际，把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叫到跟前说，本想等儿子们长大了，带他们去衡阳、永州一带寻父，现在看来是没这个指望了。子女们都很伤心，去问当年跟他们父亲一起去粤西的人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两兄弟痛极，说：“我二人竟还不如投江的曹娥吗？”

他们的堂姐从翁瀛的遗物中，找到一首翁瀛在新塘舟中写的诗，诗中说：“霜浓古寺钟开处，一点空明透佛灯。”全家人听此句有梵意，想他们父亲是否真的可能还活着。

过了几年，大儿运槐13岁，独自一人带着老仆去广西一带寻父。等到了柳州，主仆皆病，仆人病死。翁运槐一个人过湘江到湖南，日夜呼号，濒死于惊涛骇浪之间。碰巧遇见一位同



◀日本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的《知不足斋丛书》